

文池
集莉

[修订版]

生活秀

SHENGHUOXIU

池莉 著

CHILI ZHU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文池
集莉

[修订版]

生活秀

SHENGHUOXIU

池莉 著

CHILI ZHU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秀/池莉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6. 4

ISBN 7-5399-2356-3

I. 生... II. 池...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8430 号

书 名	生活秀
著 者	池 莉
责任编辑	汪修荣
责任校对	石 松
责任监制	胡小河 张莘莘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875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2356-3/I·2229
定 价	17.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前言

一、《池莉文集》初版于一九九五年八月。初版时为四卷，包括《紫陌红尘》、《一冬无雪》、《细腰》、《真实的日子》等。一九九八年八月，出版五、六卷《午夜起舞》和《致无尽岁月》。二〇〇〇年十月，出版第七卷《惊世之作》。六年时间共出版七卷，基本收录了池莉从一九八〇年到二〇〇〇年这一时期创作的主要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

二、《池莉文集》出版以来，先后印刷十多次，发行近十万套（还不包括大量形形色色的盗版），深受读者欢迎。

三、鉴于初版《池莉文集》内容、体例等方面存在的一些不足，尤其作者二〇〇〇年以后创作的许多优秀作品未能收入，我们决定出版一套新版《池莉文集》，以满足新世纪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需求。

四、这套文集为修订版，每篇作品都经过池莉认真修订，是目前池莉作品最具权威的版本，也是收录其作品最全面的一个版本，囊括作者主要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散文作品，将按计划分类出版。

五、此次出版的是《池莉文集》中篇小说系列，共六卷。与初版文集相比，我们在开本、纸张、封面等诸多方面都做了许多改进，更便于读者和研究者阅读收藏。

江苏文艺出版社

二〇〇六年二月十日

目 录

1	生活秀
77	惊世之作
166	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

生 活 秀

1

过夜生活的人最恨什么？最恨白天有人敲门。

谁都知道，下午三点钟之前，千万不要去找来双扬。来双扬已经在多种场合公然扬言，说：她迟早都要弄一支手枪的；说：她要把手枪放在枕头底下睡觉；说如果有人下午三点钟之前敲响她的房门；说：她就会摸出手枪，毫不犹豫地，朝着敲门声，开枪！

这天下午一点半，来双扬的房门被敲响了。来双扬睡觉轻，门一被敲响，她就无可救药地醒了。来双扬恨得把两眼一翻，又紧紧闭上，躺着，坚决不动。第二次的敲门声来得很犹豫，敲一声，不敲了，再敲一声。这使来双扬更加恼火，犹豫的状态更容易让人提心吊胆，人一旦提心吊胆，哪里还会有睡意？来双扬伸出胳膊，从床头柜上摸到一只茶杯。她把茶杯握在手里，对准了自己的房门。

当敲门声再次响起的时候，来双扬循声投掷出茶杯。茶杯

一头撞击在房门上，发出了绝望的破碎声。

门外顿时寂静异常。

正当来双扬闭上眼睛准备再次进入睡眠的时候，门外响起了来金多尔稚嫩的声音。

“大姑。”来金多尔怯怯地叫道，“大姑。”

来双扬说：“是多尔吗？”

来双扬十岁的满脸长癣的侄子在门外说：“是……是我和爸爸。”

来双扬恨恨地叹了一口气，只好起床。

来双扬扣上松开的乳罩，套上一件刚刚能够遮住屁股的男式T恤，在镜子面前匆忙地涂了两下口红，张开十指，大把梳理了几下头发。

蓬着头发，口红溢出唇线的来双扬，一脸恼怒地打开了自己房门。

来双扬的门外，是她的哥哥来双元和来双元的儿子来金多尔。父子俩都哭丧着脸，僵硬地叉开两条腿，直直地站在那里。

一个小时之前，来双元父子在医院拆线出院。他们是同一天做的包皮切除手术。本来，来双元小金夫妇事先商量的是给他们的儿子割包皮。在得知丈夫也趁机割了包皮之后，小金发誓绝对不伺候他们父子俩。小金是来金多尔的妈妈。小金是准备照顾儿子的。可是她没有准备照顾丈夫。来双元事先没有征求小金的意见，就擅自做了包皮切除手术，这种事情小金不能答应。倒不是说小金有多么看重来双元的包皮，而是她没有时间全天候照顾家里的两个男人。虽说小金是下岗工人，并不意味着她的地位就应该比谁低。小金有自己的生活。小金白天炒

股,晚上跳广场舞,近期还要去湖南长沙听股票专家的讲座,她不可能全天候在医院照顾来双元父子俩。

小金明确告诉来双元,他们父子出院之后,家里肯定是没有人的。她要去湖南长沙了。到时候,来双元父子就自己找地方休养吧。

来双元非常了解老婆小金。但凡狠话,她一定说话算话。来双元在办完了出院手续之后,怀着侥幸心理往自己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果然没有人接听。来双元只好带着儿子,投奔大妹妹来双扬。

来双扬坐在床沿上,两手撑在背后,拖鞋吊在脚尖上,睡眠不足的眼睛猩红猩红;她用她猩红的眼睛死盯着哥哥来双元。

来双元和儿子来金多尔,面对来双扬,坐在一只陈旧的沙发上,父子俩撇着四条腿,尽量把裤裆打得开开的。来双元气咻咻地控诉着老婆小金,语句重复,前后混乱,词不达意,白色的唾沫开始在嘴角堆积。随着来双元嘴唇的不断活动,白色唾沫堆积得越来越多,海浪一样布满了海岸线。

“扬扬,”来双元最后说,“我知道你要做一夜的生意,知道你白天在睡觉,可是多尔怎么办?我只有来找你。”

来双扬终于眨巴了几下眼睛,开口说话了。

“崩溃!只有来找我?请问,我是这家的爹还是这家的妈?什么破事都来找我,怎么不想想我受得了受不了?你是来家的头男长子,凡事应该是你挑大梁,怎么连自己的老婆都搞不定?既然老婆都没有搞定,你割那破包皮干什么?割包皮是为了她好,她不求你,不懂得感恩,你还去割不成?让她宫颈糜烂去吧!你这个人做事真是太离谱了!不仅主动去割,还和多尔同一天割,你这不是自讨苦吃是什么?崩溃吧,我管不了你们!我白天要睡觉,晚上要做生意!”

来双扬是暴风骤雨，不说话则已，一开口就打得别人东倒西歪。来双扬的语气助词是“崩溃”。她一旦使用了“崩溃”，事情就不会简单收场。来双扬之所以这般恼怒，除了她的睡眠被打断之外，更因为她根本就不相信来双元的鬼话。小金这女人一贯损人利己，来二元也经常与她狼狈为奸。来家父子一块儿割包皮这种事情，一定是他们事先商量好了的。

来二元结巴着解释说：“本，本来，我是没有打算和多尔一起做手术的。”

来双扬说：“废话。这不是已经做了。”

来二元继续解释：“因为，因为那天遇上的医生脾气好。现在看病，你知道的，遇上一个好脾气的耐心细致的医生多么不容易。既然遇上了，我就不想轻易放过机会。我只是问医生说我可不可以割，谁知道那个医生热情地说：可以可以，我给你们都做了吧。”

来双扬说：“不做又怎样？危及你的性命了吗？”

来二元说：“我还不是为了小金。你知道，她总说我害了她。她有妇女病，宫颈糜烂了。她又没有少对你唠叨。”

来双扬说：“那又怎么样？‘鸡’们都有糜烂，职业病，难道还能够要求世界上所有的嫖客都事先去割包皮？”

来二元理屈词穷。

来二元低声下气地说：“好吧。事情都这样了，不说了。我错了好不好。让我和多尔在你这里休养两三天，就两三天。”

来双扬恼火透了，说：“真是崩溃！我这里就一间半房。我白天要睡觉，晚上要做生意。下午三点以后要做账，盘存，进货，洗衣服，洗澡，化妆。我吃饭都是九妹送一只盒饭上来，盒饭而已。你说得轻巧，就住几天！谁来伺候你？走吧走吧！”

来二元不走，赖着。他发现了妹妹厌恶眼神的所在，便赶紧

用舌头打扫唇线一带的白色唾沫。他狠狠看了儿子几眼，示意来金多尔说话。

来金多尔不肯说话。腼腆少年的喉结刚刚露出水面，小小喉结在脖子上艰难地上下运动着，结果话没有说出来，眼泪倒是快要出来了。男孩子显然羞于在人前流泪，他竭力地隐忍着，脸上的癣一个斑块一个斑块地粉红起来。来双元着急，粗暴推搡着儿子。来金多尔白了他父亲一眼，突然站起身来，冲向房门，小老虎下山一般。

来双扬动若脱兔，比她侄子的动作更快。在来金多尔冲出房门之前，来双扬拽住了他。

来金多尔在来双扬手里倔强地扭动着挣扎着，眼皮抹下，死活不肯与来双扬的视线接触。姑侄俩闷不吭声地搏斗着，就像一大一小两只动物。慢慢地，情况在转变，来双扬的动作越来越柔韧，来金多尔的动作逐渐失去了力量和协调性。一会儿，来双扬将侄子抱进了怀里。

来金多尔的眼泪悄悄地流了下来。

来双扬的眼泪也无声地流了下来。

来金多尔不能走！来金多尔是来家的希望之星。来金多尔今年十岁，读小学四年级，成绩在班级里一直名列前茅，打一手漂亮的乒乓球，惟一的爱好就是阅读，只要是文字，抓到手里都要读。他妈去朋友家打一天麻将，带了来金多尔去，来金多尔在别人家里看了一天的书和报纸。大堆的书报是他节省自己的午饭钱买的，因为那家里没有什么书报。大家都说来金多尔这孩子将来一定了不得。小金自己都很奇怪，说恐怕我们家这只破鸡窝里要出金凤凰了。母亲这一辈子看见字就头晕，儿子却做梦都在看书。小金闹不懂儿子的性格跟谁，因为来双元也不喜欢看书。

只有来双扬知道来金多尔跟谁，来金多尔跟她。来双扬也没有看多少书。一个在吉庆街大排档夜市卖鸭颈的女人，能够看多少书？但是来双扬心里却喜欢书，也知道尊重读书的人。用来双扬的话说，她不是不喜欢读书，是没有福气没有机会没有那个命。

来双扬说来金多尔跟她，这话是有来由的。当年来双扬和小金几乎同时有孕，前后几天生产。来双扬的婴儿因为医疗事故夭折了，她一胸脯的饱满奶水无处流淌；小金的婴儿挺好，她却完全干瘪没有一滴奶水。来金多尔便被抱过来吃来双扬的奶。这一吃，就吃了三个多月。女人的奶水，不是随便可以给人吃的，她奶了谁谁就是她的亲人了；想不是亲人也不成，母爱随着奶水流进血液了。来双扬对来金多尔亲，来金多尔也对来双扬亲，就跟天生的一样。来双扬没有办法，她知道小金不乐意，她也没有办法。就连孩子的“来金多尔”这个名字，也是来双扬给取的，谁听了都说好。

小金自然是没有打算让来双扬替自己的儿子取名的。在儿子还没有出世之前，小金夫妇就给自己的孩子取了名字。孩子一出生就有许多名字在等着他。小金夫妇原本选择了“来毅彤”这个名字，可是在报户口的时候受到了打击，人家问：“叫什么？‘来一桶’？”

“来一桶”是一种桶装方便面的简称，漫天的广告都这么说：来一桶，不止多一点，实惠又好吃！小金夫妇想：这下糟了，这孩子将来上学就有现成的绰号了。那就考虑其他候选名字吧：来潇？来壮？来一帆？大家听了都摇头，都说太普通，太平凡，太容易与别人重复了。大家都说这孩子幸运地摊上了这么一个比较少见的姓氏，那还不取一个非常独特的名字？现在谁不希望自己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小金夫妇想破了脑袋,也没有想出一个受到认可的名字来。还是来双扬的脑子灵活,再加上她对这孩子有着特别的感情,灵感说来就来了。来双扬隆重地推出了“来金多尔”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既把父母双方的姓联结在一起了,又利用字面含义给了孩子一个良好的祝愿:来的金子多哇!来金多尔!并且还是四个字的,最新潮最时髦的了,简直像外国人的名字。来双扬把这个名字一说出来,无人不喝彩,无人不叫绝。小金再不懂事,也拒绝不了这么好的名字。所以,来金多尔便叫来金多尔了,简称多尔,非常顺口,非常洋气,像外国人。这孩子吃的是来双扬的奶,用的是来双扬取的名字,又听话,又好学,又亲来双扬,怎么能够让来双扬不把来金多尔当作自己的骨肉呢?更加上来双扬的婴儿夭折了,婚姻也烟消云散了,来双扬怎么能够不把来金多尔当自己的儿子呢?

别管来金多尔脸上的癣斑。癣斑是暂时的。来金多尔是一个长相英俊的小哥儿,一点不像塌鼻子苞谷牙的小金,也不像连自己的唾沫都管不住的来双元。来金多尔的大模样活像他的叔叔来双久,眼睛酷像大姑来双扬。来家的兄弟姐妹四个,大哥来双元和二妹来双媛相像,大妹来双扬和小弟来双久相像。久久是来家最漂亮的人物,脸庞那个周正,体态那个风流,眼睛那个妩媚,简直是没有办法挑剔的。吉庆街谁都叫他久久,谁都不忍心叫他的全名,因为只有久久叫得出亲昵、爱慕与私心来,久久是爱称。来双扬用自己多年积攒的血汗钱,盘下一片小店铺,叫做“久久”酒店,送给没有正经职业的久久,让他做老板。可是久久到底还是吸上毒品了。久久进戒毒所三次了。久久的复吸率百分之百。漂亮人物容易自恋,容易孤僻,容易太在乎自己,久久就是这样的一种漂亮人物。久久现在骨瘦如柴,意志消沉,没有固定的女朋友了。指望久久正常地结婚生子,大概只是来双

扬的痴心妄想了。现在大家都只能生育一个孩子，来家便只有来金多尔这棵独苗苗了！

用汉口吉庆街的话来说，来金多尔是来双扬的心肝宝贝坨糖。任何时候，来双扬都会把来金多尔放在第一位。因此，在父子俩都割了包皮的关键时刻，来双元就把儿子推到第一线了。来金多尔其实已经懂事了。一个小时之前，在医院，来金多尔就与他爸别扭着，他不愿意三点钟之前来敲大姑的门。来金多尔明白来双扬有多么宠爱他，他不想滥用她的宠爱。来金多尔是被父亲强迫的，他的小眼睛里，早就委屈着一大包泪水了。

爱这个东西，真是令女人智昏，正如权利令男人智昏一样。来双扬在瞬间完全变了一个人，一下子就是一个毫无原则毫无脾气的慈母了。来双扬抚摸着来金多尔的头发，不知不觉使用了乞求的语气，她说：“多尔，大姑不是冲你的。你知道大姑永远都不会冲你的。大姑就怕你不来呢。”

来金多尔说：“大姑，对不起。我本来坚持要在三点钟以后来，是爸爸逼我敲门的。”

来双扬说：“好孩子！”

来双扬带来金多尔洗脸去了。她会替来金多尔张罗好一切的。她会让他舒舒服服地躺下，递给他一本新买的书，然后就会替他张罗好吃的和好喝的，亲手端到来金多尔的床头，谁不让来双扬这么做都不行。

事情进行到这里，就算大功告成了。来双元吁出了一口长气，情绪立刻多云转晴天。他调整了一下身体，换了一个比较轻松的姿态，点燃了一支香烟，用遥控器打开了电视机。

电视里面有足球！足球最能缓解割过包皮的难受劲儿，足球也最能够让时间快速地过去，足球就是球迷的故乡。足球太好了！

来双元忽然领悟到了老婆小金的英明。他为什么不应该到来双扬这里休养几天呢？来双扬自己是自己的老板，又不要按时上班打考勤，照顾人起来，时间最灵活了。并且，来双扬居住的是他们来家的老房子，这房子应该有他来双元的份呀。再说了，来双扬既然把来金多尔当成她的儿子，难道她就不应该给他这个做父亲的一点回报吗？再说小金下岗两年了，基本生活费连她自己吃饭都不够，而来双扬在吉庆街做了十好几年了，有一家“久久”酒店，自己还摆了一副卖鸭颈的摊子，脖子上戴着金项链，手指上戴着金戒指，养着长指甲，定期做美容，衣服总是最时髦的，吃饭是九妹送上楼。盒饭？自己餐馆里聘请的厨师做的盒饭，还会差到哪里去？来双元非常乐意吃这种盒饭，还非常乐意让九妹送上楼。九妹从乡下来汉口好几年了，丑小鸭快要变成白天鹅了，她懂得把胸脯挺高，把腹部收紧了，还懂得把眉毛修细，把目光放开了。九妹有一点城市小姐的模样了。九妹是做不成久久的老婆的。久久不吸毒也不会娶九妹。有多少小富婆整夜泡在吉庆街，以期求得久久的青睐，久久是吉庆街的青春偶像，大众情人，光靠飞吻就可以丰衣足食，他怎么会傻到娶一个乡下打工妹呢？港星刘德华四十岁了都还继续塑造着金牌王老五的形象，以便大家想入非非，久久绝对不比刘德华差啊！既然九妹不可能是久久的老婆，那么九妹便是可以让大家实行共产主义的。自己家餐馆里雇的丫头，给大哥送送饭，让大哥看一看，摸一摸，这不是现成的吗？小金真是对的。这小娘们真不愧商贩世家出身，真正的城市人，为家里打一副小算盘，打得精着呢！来双元可要懂得配合老婆啊，他们要默契地过日子啊，能够为自己的小家庭节省一点就节省一点。大家不都是这么在过吗？不杀熟杀谁？哪一户人家，面子不是温情脉脉的，可实质上呢？不都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来双元又不是傻子。

人人都说来双扬厉害。来双扬厉害什么？来双扬不就是那张嘴巴厉害吗？来双元太了解他的大妹妹来双扬了，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只要厚着脸皮赖着，顶过她那一阵子的尖酸刻薄，也就成了，来双扬从来都绝对不好意思亏待自己的亲人的。反正是自己的亲妹妹，又不是外人，让她刻薄一下无所谓，只要有利可图。

再说，来双扬为什么就不能够帮帮自己的哥哥呢？不就是割了包皮有几天行动不方便吗？一个男人有几只包皮？不就是一只吗？一个男人一生不也就是割一次包皮吗？难道来双元还会老来麻烦她？这个来双扬，也不深入地想想，也真是太不像话了。

这一次，来双元在汉口吉庆街来家的老房子里，住定了。

2

来双扬的夜晚是一般人的白天，她的白天是一般人的夜晚。说不清为什么来双瑗到了现在，也还闹不懂来双扬这种黑白颠倒的生活。闹不懂嘛，罢了也好，可是来双瑗偏偏喜欢管闲事。来双瑗特别喜欢管闲事，开口闭口要兼济天下，其实她连天下为何物都闹不清楚。这让来双扬怎么办才好呢？

在吉庆街，来双扬的一张巧嘴，是被公认了的。只有她的妹妹来双瑗不服气。来双瑗读了一个中专之后又读了成人自学高考的大专，学的是广播专业，出落了一口比较纯正的普通话。所到之处，来双瑗总是先声夺人。有事没事，来双瑗都会找一个话题大肆争辩。有时候，她会把大家搞得莫名其妙，以为她的性格就是如此偏激。其实来双瑗并不是为了表现她性格的偏激，而是为了表现她的机智和雄辩。来双瑗常常在公开场合出口伤人

之后，背地里又去低声下气地求和。久而久之，来双瑗的目的也达到了，大家觉得来双瑗还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是有一张雄辩的利嘴。姐姐来双扬，与谁说话都占上风，惟独就怕妹妹来双瑗。来双瑗为此，一直暗自得意。她认为，她的姐姐，说是嘴巧，不过就是婆婆妈妈，大街小巷的那一套俗话罢了。然而在来双扬这里呢，她是一点都不想与妹妹争高低的。来双瑗是她的亲妹妹，是她一手带大的，与她争什么山高水低？再说，来双瑗一直都有点生瓜生蛋的，人情世故总也达不到圆熟通透的地步，世界上的道理，没有来双瑗不懂的，可现实生活中的道理，来双瑗没有一条是懂的。比如来双瑗居然就是不懂来双扬的生活方式。来双扬简直懒得与来双瑗说话。

可是，来双瑗就是要与来双扬说话，尤其是在最近。

来双瑗最近在酝酿一次大动作。在大动作之前，来双瑗觉得她必须找姐姐好好地谈一次。来双瑗质询和规劝姐姐说：“扬扬，其实现在的人生已经有好多种选择了，我始终不明白，你干吗一定要过这种不正常的生活？”

来双扬瞅着妹妹，翘起眉梢，半晌才开口，她懒洋洋地说：“瑗瑗啊，你几岁了？你装什么糊涂呢？”

来双瑗激昂地说：“我没有装糊涂，是你在装糊涂！”

来双扬说：“崩溃！”

来双扬这里的“崩溃”表达一言难尽的感叹。她不再说话了。她懒得说话了。她不知道对妹妹说什么才好。

来双瑗却是不肯放过姐姐的。她得挽救她的姐姐。来双瑗目前受聘于一家电视台的社会热点节目，她正在筹备曝光吉庆街大排档夜市的扰民问题。她不希望到时候她姐姐的形象受到损害。来双扬为什么就不能另找一种职业呢？像来双瑗，她的个人档案和工作关系都还留在远郊的兽医站，可她已经跳槽了

十余家单位了。现在的社会,就是已经有好多种人生选择了,一个人大可不必非得死盯在一个地方,死做一件事情。像来双瑗,十年前就放弃了兽医职业,一直应聘于各种新闻媒体,做了好几次惊世骇俗的报道。十年的历练下来,来双瑗在本市文化界树立了独特的个人形象。这不是很成功吗?来双扬为什么就看不到她的成功呢?近年来,甚至有著名的评论家,评价来双瑗有鲁迅风格。如此,来双瑗便是不会容忍姐姐来双扬的沉默的。

来双瑗下意识地摹仿着鲁迅的风格说话,她眉头紧紧挤出一个“川”字,沉痛地说:“扬扬,我想推心置腹地告诉你,我是你的亲妹妹,我非常非常的爱你。但是,我实在不能够理解和接受你现在的的生活方式,在吉庆街卖鸭颈,一坐就是一夜,与那些胡吃海喝猜拳行令的人混在一块儿,有什么意义?‘久久’完全可以转租给九妹或者别人。吉庆街的房子产权问题,也不是说非得要住在吉庆街才能够得到解决。老房子的产权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牵涉到一系列的国家政策,几十年的旧账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难道我就不想要回老祖宗的房产吗?NO!只是我没有那么幼稚,这不是三天两头找找房管所,房管所就可以解决的事情。OK?”

来双扬抢白说:“难道要找江泽民?”

来双瑗说:“你这就太不严肃了。反正靠你赖在吉庆街住着,跑跑房管所,肯定是不管用的。好了,这件事情倒是次要的,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发生了太多的社会变革,房产问题也不是我们来家一家人的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我们暂时不要去管它了。关键的是,扬扬,我真的要动吉庆街了。现在你们的吉庆街大排档太扰民了。我收到的周边居民的投诉,简直可以用麻袋装。你们彻夜不睡觉,难道要居民们都彻夜不睡觉?你们彻夜的油烟滚滚,难道让周边居民也彻夜被油烟熏着?你们彻夜